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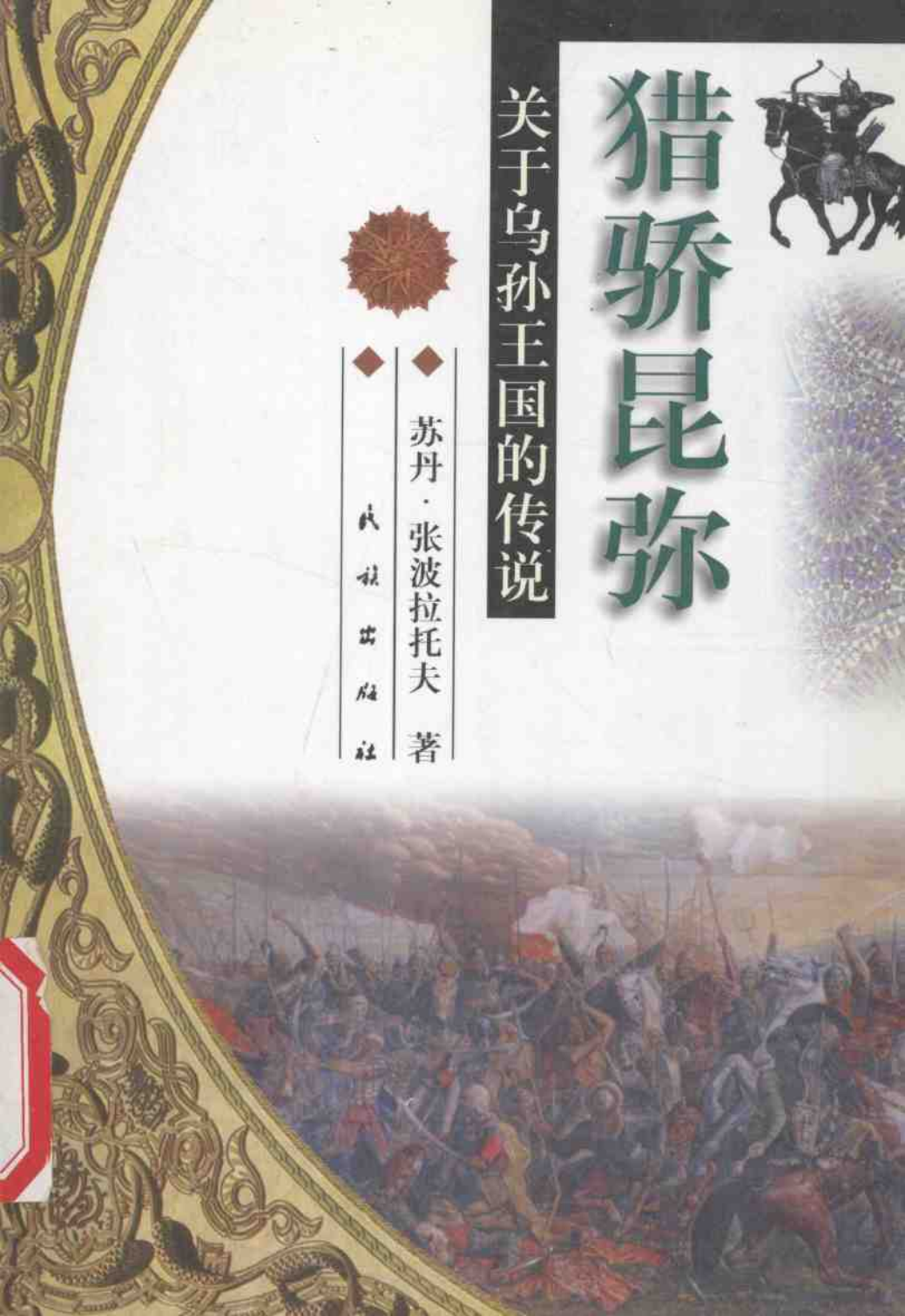
猎骄昆弥

关于乌孙王国的传说



苏丹·张波拉托夫 著

民族出版社



猎 骄 昆 弥

——关于乌孙王国的传说

苏丹·张波拉托夫 著

民族出版社

翻 译:哈依霞·塔巴热克
责任编辑:金 英 阿曼泰
责任校对:蔡锐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猎骄昆弥/苏丹著. -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9. 12

ISBN 7-105-03748-2

I. 猎… II. 苏… III. 猎骄昆弥-生平事迹 IV. 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2237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75 字数:290 千字

印数:0001-1000 册 定价:25.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前 言

—

鬼斧神工般地造就了无数奇观异景的大自然犹如一个技艺卓绝的工匠，而融汇了千百个民族绚丽多彩的文化和文明的人类社会则更令人赞叹不已。绝对的一统和单调只能给大自然，给人类社会带来萧条和凄凉。

由人类在其几百万年漫长的历史中创造的，说确切一些，由种族血缘集团创造的伟大文明，有平等发展的两个基础：一个是定居文明，另一个则是游牧文明。贬低其中的某一个，或者使二者对立起来，就是通过用人类辛勤的汗水创造出的巨大成就对其加以抵毁，是一种无耻的背叛。也就是说，这是人类在拿自己开刀。现在，像古希腊人那样将游牧民族视为野蛮群体的人少了，但是，认为这两个文明群体是相互平等的人也不多见。

我们在追述横跨欧亚大陆，使东西方携起手来的，伟大的丝绸之路最早的古道上融汇了这两种文明的一段脍炙人口的故事。它将讲述游牧占主要地位，定居居次的塞种人原野上的泱泱大国——乌孙王国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二

在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某个阶段，许许多多神秘莫测的故事，有时候会集中在那个阶段的国家首脑及其周围的人们身上。再说，与人类社会恒古以来形成的习惯有关，在史料中，总是首当其冲地记录这些国家的首脑，以及他们的功过是非，情感禀性。甚至，在口口相授、流传子孙的传奇故事中，他们也占据着主要的地

位。

在乌孙王国，曾一度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实现统治的著名君主——猎骄昆弥和他周围的上层贵族们也是这样的。出自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以及其他许多历史学家、文学家之手的历史、文学作品也如此地描述了这一段历史故事，并将它留给了我们。

因此，我们的这部作品也将以伟大的乌孙王国的昆弥——难兜靡之子猎骄为主要人物展开情节。虽然，作品的主要线索是乌孙王国，但是，同时代的汉王朝和匈奴王朝也将得到描述。

总之，这部作品的情节是从距我们这个时代二十一个世纪之遥的乌孙王国开始，以猎骄昆弥为核心展开的。

三

诚然，所有有效劳动创造的辉煌成绩，无论它属于个人，还是属于民族，甚至国家，都是通过劳动者树立明确的方向，并艰苦努力而产生的。当今时代是一个迫切需要辉煌功绩的非凡的时代。需要怎样做呢？当然，需要的是千千万万人的艰苦努力；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树立明确的目标，清晰的方向。

如果，期望将至的地方渺茫而朦胧，那么，旅人会毫无目标地游荡以至疲惫不堪，这实属浪费生命。倘若他迷了路，那么，真该遭真主诅咒了。没有明确的目标，清晰的方向，就无法度过无愧无悔的一生。没有崇高的理想、宏伟的期冀就会受到狭小浅薄的私欲和徒劳无益的忙碌之约束，以致难以看到光明的前途。

而明确的目标，清晰的方向是在昨天、今天、明天，也就是在过去的蹉跎岁月、现在真实的生活，以及未来科学昌盛的前景——这三者在具有智慧的头脑中有机地、公正地相互融汇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之所以感到古代历史比起最新的电子技术成果还要重要得多的原因就在于此。

本书用形象的艺术语言讲述了哈萨克人民源远流长的历史上距我们二十一个世纪之遥的一个时代的片断——组成哈萨克这个民族的许多氏族集团中的一个部族，而且是出类拔萃的一个部族将近一个世纪的，也就是围绕当时的乌孙王国所发生的一段历史故事。

四

人民的友谊是永存的、崇高的道德传统。这也是本书无法避开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一个重大的主题。我们将从这一重大主题之中发现许许多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丰功伟绩。其中之一，就是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在与完全陌生的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民族相互交往中会产生难以割舍的友谊。

乌孙王国由猎骄昆弥统治时期的历史事实就是明证。猎骄摆脱枷锁，重新建立的王国，给了乌孙新的生命。生机勃勃的乌孙王国在自己漫长的生命历程之中，与同时代的许多国家建立了正常的礼尚往来关系，走过了与他们并驾齐驱的发展道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与东方的泱泱大国汉王朝建立了和睦的联姻关系），特别是为伟大的哈萨克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巩固做出了永不泯灭的贡献。

想一想吧……昔日那个拥有浩浩荡荡的大军，威逼得邻国诚惶诚恐，有二十几个臣属国的匈奴王朝而今安在哉！它那作为国家心脏，受整个王朝觐拜的都府——龙城，又在哪里？在匈奴单于不可一世、叱咤风云的那个时代曾是个泱泱大国的匈奴王朝，为什么发展到了另一个时代，臣民牲畜四散溃逃，人口稀疏，甚至萧条凄凉了呢？当然，个中存在着国王猎骄和丞相布就目睹过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有一种压倒一切外在因素的内在因素在起作用，使骄横一时的匈奴王朝遭到衰败命运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早早就从终将灭亡的王朝手中扯回自己缰绳的乌孙王国，没有与它一起分崩离析，而平安无恙地生存下来了，且繁荣壮大，成为了哈萨克民族，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这里，既有历史沉重而顽固的逻辑，不容置疑的严酷，还有猎骄和布就们永不泯灭的贡献。当然，也有猎骄那些有智慧的子孙后代们需要世代铭记在心的宝贵经验和沉痛教训。

五

众所周知，本世纪的哈萨克族作家们，尤其是其中的文学巨匠们，已向世界人民奉献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而且还在继续。《猎骄昆弥》不论从范围及艺术高度方面，或从结构技巧方面来讲，都没有欲与它们相提并论之意，只是为了恰如其分地镶嵌到命运赐于它的那个豁口上去而写就的。当然，对纵观历史长河的人们来说，从很古以前，也就是从距今两千一百多年前开始讲述故事是其鲜明的特点之一。

我相信明察秋毫的同代人用不着我提醒也能觉察到个中的艰难与复杂。而我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当然，这一切不是因为知识渊博，能力超众，或者因为我胆大包天，或者因为闲得无聊而为。只有我自己能明显地体会到的；我们这个时代和我的同代人共有的那种渴望在激励着我。一种责任感，迫使我踏踏实实地坐下来，认真地动起了笔。如果本书能稍稍满足人们的渴望，那么，我就如愿以偿了。

作 者

一九九三年六月于乌鲁木齐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部 苍狼	(1)
第二部 昆弥	(171)
第三部 继承人	(271)

第一部

苍 狼

汉武帝刘彻从父亲的周年祭祀之后，也就是鼠年登基之后开始记元年。

我们要讲的故事也从这个鼠年开始。

这是广袤无垠的塞种人草原上最强大的王国——乌孙王国。它受方圆几千里的汗国王国的尊崇，以著名而雄伟的天山最高峰汗腾格里峰北部的赤谷城为都城。显赫而威武的乌孙国王——伟大的圣贤昆弥，是一位牢牢地控制着东起天山博格达山峦、西至巴尔喀什湖之间广袤无垠的疆域和众多部落的巨人。

这一天，天刚亮，就有信使来见圣贤昆弥。

位于特克斯河上游的赤谷城，在这一带半游牧，半定居的诸王国都城，是仅次于康居王国的都城——塔尔斑城的大都城，圣贤昆弥那坐落在河岸稍高地带的宫殿，是都城最高的建筑；同时，也是整个赤谷城，即以这里为中心，呈同心多圆形向四面八方辐射的城郭里最雄伟的中心建筑。照乌孙人的说法，因为是继创造万物的上苍之后的太阳神赐与的君主，所以，乌孙王国的国王称为昆弥——昆，即太阳，弥，即君主。圣贤昆弥的两座都城——夏都和冬都均按太阳系的形状来布局。尤其是王宫，位于赤谷城的中央，雄伟壮丽，气势磅礴。而其它的建筑，则像乌孙人夏季居住的毡房里的陈设，围着房子中央的火塘布置似的，均以王宫为中心，围拢成一个又一个圆圈，相拥而居。夏都王宫的部局和其它部落的部局也是这样的。

有三个都城，甚至四个都城，说明乌孙王国地域辽阔，四季分明。尤其是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时间稍长一些，人们就会捂着鼻子，喋喋不休地说此地已萧条冷落，尘土飞扬，气味难闻。这与属于草原文明的

人民之习性是相辅相成的。而对昆弥来说，一座都城在这儿，另一座都城在那儿，也是一种气派与自豪。因为，对并不常随牲畜草势频频搬迁的王公大臣们来说，6个月之遥的路程不过是6里而已，只要那片土地犹如天堂，吉祥平和就行了。

都城中央的昆弥王宫，虽然貌似雄伟高大，实际上只有两层，杂夹着马鬃毛的土坯与那些高耸的圆木支柱一排一行地交错相砌在用平滑的石头垒起来的低矮的基石之上，上边是横放在纵横交接处互相凿孔楔卯在圆木柱上的木檩，它又充作上层的屋基。这个屋基上边又铺了两层削制得有棱有角的云杉木，它既加厚了下层的顶盖，又是上层的地板。二楼的墙面是用清一色的云杉木错落有致地互相凿孔楔卯，相互衔咬嵌镶而成的，十分华丽。照乌孙人的说法，这就是地地道道的松木屋。而乌孙人，个个都是制作冬季木屋以及春、夏、秋季游牧时，拆装简易，方便灵活的毡房框架的能工巧匠。不要说活着的乌孙人，连那些去世的乌孙人也要躺在木椁里才能得以安宁。王宫二楼也用圆木盖顶，并用杂夹马鬃毛的复土抹泥。在平时，只有天上的飞禽和远处耸立的烽火台上日夜轮换着的岗哨们才能鸟瞰王宫高耸的楼顶。

赤谷城里的昆弥王宫四周是一道屏障。赭红色屏障靠河岸一侧的东北角上耸立着一个用土坯砌成阶梯形，比王宫楼顶还要高大的塔楼。在又宽又平的塔楼顶上，有一顶为岗哨们准备的，形似毡房，四角上安着四扇嘎吱作响的门的烽火台，还有一个大铜锣和一口大锅，从这个烽火台上，可以俯视四面八方，看到任何地方出现的形迹可疑的人，以及从任何地方燃起的信号火堆。

守卫在这个烽火台上的4个岗哨中的西边那一个，首先发现了已靠近了对面王宫大门口那个夜哨的人。这时天已大亮，那人正与夜哨说着什么。所以，烽火台上的这位岗哨没说什么，再说，他不想惊动自己熟悉并信赖的那位信使。也可能昆弥大人还没有从那位新近才迎娶的美丽夫人温馨的怀抱里醒来吧。为此，他只对身边的人

说了句：

“住在卡拉岗达的布就翥侯的差役阿特海来了”。

对此，两位未醒的岗哨没有吱声，只有那位走到东门前，懒散地伸了伸腰，头戴尖顶帽的岗哨应声道：

“你以为我会给你谢礼吗？”他打着呵欠说。听他的口音，好像是个克普恰克部落的小伙子：“我呀，刚才就认出了从北面扬着风尘，飞奔而来的阿特海了”。他大概闻到了用于点火报信的高脚大锅里因放的时间过久而发出霉臭味的油味，抽了抽鼻子，就走到了烽火台的东边，不经意地瞅了瞅下边的吊梯。

低头仔细地审视着吊梯和船形平台，还有河岸陡峭岩壁的岗哨，这会儿觉得有点头晕，他连连后退几步，靠在了那口大锅上，闭上了眼睛，养了会儿神。

这口由苏班部落那个被人们称为铜匠爷的手艺人阿尔特克铸造的大锅，与岗哨齐肩高，3个人拉起手来才能围拢，肚皮大，盛得多。这是阿尔特克年轻的时候，初试锋芒显露出的手艺，父亲去世的时候，将工匠铺和40个奴隶留给了阿尔特克。虽然从小就着意磨炼他，但从没有让他独立操事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留下了这样的遗言：

“我的心肝儿，这些都留给你了，店铺的魂灵在于火旺势劲的锅灶，所以，我去了之后，你就从盘灶铸锅做起吧”。

根据父亲的遗嘱，阿尔特克把浇铸加工这口青铜大锅当做自己宏伟大业的起点。

对，这是17年前，也就是圣贤昆弥率领乌孙王国迁到伊列一带，过了3年之后的事。

刚才倚靠在青铜大锅边上的岗哨，这会儿睁开了眼睛，这才发现自己紧紧地抓着锅底支上铸着的那只巨大的母盘羊硕大的鼻子，他喜爱地拍了拍那个鼻子，就回到了烽火台上。这时，换岗的哨兵们也上来了。

虽说已是12月初了，但除了高山峻岭之外，赤谷城一带还未降雪，砭人的寒气也比往年来的迟一些。听那些从王国遥远的北方边陲——阿拉湖一带的黄乌孙部落来的使者们说，皑皑白雪已严严实实地覆盖了阿克巴依塔力一带。偶尔，一些尽心尽意地观察揣摩上苍创造的18层宇宙间的种种现象，具有预测未来的先见之明，摇唇鼓舌，喋喋不休的卜人星象师们所说的一切竟然会得到应验。据他们讲，虽说要晚一些，但是，伊列一带的冬雪会铺天盖地，遮天蔽日。而在降雪之前，天气不会露出暖意。

乌孙王国的主要部落都居住在伊列一带。比起北方一带的诸王国，甚至整个黑亚力克，也就是七河一带，这儿冬季温暖，夏季凉爽，适宜于人畜。

人们对这一带的称谓各有所论。一些人说，这儿地域辽阔，群山环绕，是一个圆形的暖温带。用克普恰克人的话来说，就是伊列亚尔——温暖的地方，所以这片土地的称谓，以及百川汇集的大河之名都叫做伊列。而另一些人则会理直气壮地说，不是这么回事！伊列就是土地肥沃，水草茂盛的祖国之意，犹若蚊蛭——伊列吾^①一般。我们的国土东起天山博格达峰一带，西至巴尔喀什湖彼岸，这是我们古老的祖先——真正的塞种人，以及现在的王国的中心，是王宫所在的吉祥和睦的宝地，是大本营伊列，也是走千里，闯万里要回归的故土。而那些还没有忘记自己的先祖是头戴尖顶帽的塞种人的其它分支，与乌孙王国的各个部落毗邻而居，互相联姻，互相融合。他们也会不甘落后地分辨：都是无稽之谈，我们的先祖，从最古老的塔尔哈

① 伊列吾——蚊蛭的意思，在古哈语中也有祖国的意思。

塔依^①起，就在这一带建立业绩，创立国家——伊列^②。所以，此地便有了这么一个称谓。

根据主人的吩咐，星夜兼程的阿特海，知道伊列一带还不怎么冷，所以，上身穿了一件用土褐色驼毛和洁白的羊毛混合捻成线之后再用正反针编织出来的漂亮外套，头上戴着一顶羔皮低檐圆形帽，腰间左侧挂着剑，右侧插着匕首。从那微微皱起的浓眉下边深陷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没有带来吉利的消息。虽然站在远处岗楼上的哨兵们和围在他身边的人们，还不清楚他带来了什么样的音讯，可在心底里都这么揣摩着。

大门口的两个门岗放下了交叉在一起的明晃晃的刀剑，也许是他们没有权利吧，所以没有放阿特海进去，阿特海也没有鲁莽地闯进去，他的手不时地比划着什么，嘴巴也不停地嘟囔着。

门岗之一冲着里边喊道：

“布就翕侯的差役来了”。中门的门岗又向深院里传令。

这时，从中门里面那座像横亘在那儿的一道屏障似的，又高又大的松木屋里走出了个头戴比苍鹭脑袋还要高尖的水貂皮帽，赭红色的衬衣上面随便披着一件狼皮大衣，嘴巴和腮脖都被浓密的胡须遮盖着的，亚麻肤色的胖“老头儿”。他慢悠悠地走下只有两层的木台阶，向大门口踱了过来。

在乌孙王国里，万众齐仰，普天同赞的君主既不称单于，也不叫皇帝，而叫做昆弥；昆弥之后的官臣是卿，也就是丞相；然后是左右大禄，这实际上是丞相的助手；再后边的职位是两位大将，即左大将与右大将，然后是翕侯。为便于疆域的管理，根据部落领地的大小，整个王国又分成几个翕侯管理区域，各有一个翕侯掌管，其属下有两个大都尉——左大都尉和右大都尉，之后是译长、舍中大吏、大吏、骑君等等。

① 塔尔哈塔依：传说中的塞种人祖先。

② 伊列，古突厥语中指“立国”之意。

除了这些在王宫里掌握实权的王公大臣和军事首领之外，乌孙王国还有一个比较高雅，且颇有影响的集团，这就是卜人巫师、公主夫人、豪族显贵、学者贤士、名流要人，也就是上流社会集团。

这个有着亚麻肤色的胖“老头儿”叫阿布热力，是夏尼西胡勒部落人巴依铁列克的助手。而巴依铁列克则是左大都尉——掌管王宫内部军务的官吏。

阿不热力走近阿特海戏言道：

“是等得不耐烦了？还是你老婆……”。他刚说了两句，阿特海就不乐意了，板着脸打断了他的话：

“您没见我走得疾，神色也黯然吗？阿伯^①，布就大人的病情加重了……”。

“啊！您说什么？前几日不是说好多了吗？”

“那当真，大概是回光返照吧。他老人家从前天起，又不行了，昨天更加……”。

“交待了些什么？”

“只是说：快去！向昆弥禀报我的病情。这样，既能带去我的谢意，也算是告别了”。

“我的宝贝，不仅仅是这几句话吧。在乌孙王国，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布就翁侯，在王国漫长的历史之中，他可是那株……”。阿不热力给阿特海指了指右侧御苑角上的那株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又举手向天。然后又说：“走，先到我家里去，洗一洗脸，咱们一起用早餐。我去给男女尚食监交待一下就回来。昆弥陛下大概还没有起身呢”。待阿不热力和阿特海一转身，大门口的两个岗哨和前来轮换的两个岗哨又捡起了这个话题：

“说得对啊，布就大人就是乌孙王国的参天大树”。

“对，老人们都这么说。别看他出身贫贱，但应了上苍的神谕，成

^① 阿伯，这是阿不热力的爱称。

了昆弥的父亲……”。

“昆弥陛下听了这个消息会怎么样？会不会前往？”

“去嘛，倒不一定。他毕竟是尊贵的昆弥啊，不能为了一个翕侯，而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你太可笑了，他可不是一个平常的翕侯啊！”

“那么，他会去探望吗？”

“那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不是已经去过几次了吗？也了解了他的病情。你还不知道吧，他老人家呀，可是昆弥陛下月余不见，便想得心里发慌的长辈啊。你刚来，论起王宫的规矩和王亲国戚，还得请教我”。

“谁知道这么多呢”。

“从阿特海星夜赶来的情况看，这次不仅仅是去探望病情了”。

“烂了你的舌根吧！”

“烂什么舌根呀，。依我说，是去安葬……”。

“要是乘他老人家还能说话赶到就好了”。

“那个地方相当远啊”。

.....

湛蓝如晶，宽广博大的天空飘然伸向茫茫的宇宙，太阳金色的光芒洒向四周褐色的群山，洁白的云朵开始向阔克切山那边移动，耸入云天的峰峦和深幽幽的山谷一片寂静，茂密的森林，灰褐色的岩石，落着阴影的山坡衬托着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峰格外醒目耀眼，在山前洼地 and 山岗斜坡上，处处可见犹如一片片洁白的飘带，或者像少女细腻纯净的胸脯一般的残雪，而有的地方则露出了斑驳的裸地。向巴尔喀什湖延伸而去的广袤原野，一片朦胧，逐与蓝天相接，浑然一体

.....

夏提河两岸，晴空万里。

秋末冬初。坐落在黄褐色丘陵地带的赤谷城又醒来了。

赤谷城布局很分散，是一个以王宫为中心的同心多圆形都城，照